

FOCUS



《媚觀·世音——七個新生代女攝影人》

日期：十一月廿二及廿三日

地點：九龍土瓜灣富源角63號牛棚藝術村14座1a空間

票價：免費

查詢：(852) 2529-0087

網址：http://www.orenpao.com.hk

Life Vloger)

她們的視覺 新生代女攝影人



自1839年，攝影技術的發明經法國向全世界公布以來，女性從被看、被拍，跟隨著社會演進和科技發展逆位而「主」，當上了主動的觀看者，又是拍攝者。她們開始從自己的角度看別人、觀察事物，然後又反觀自己。時至今日，攝影相當普遍，但若說回以女性角度透過攝影去觀察事物，在我們這個已不流行談論女性主義的年代，你會毫不留情地扭口嘴說「噢，NO！」然後會反問「還有女人打倒男人這回事嗎？！」不，不！事情當然沒有那麼單純，那麼極端化和戲劇化了。策劃《媚觀·世音——七個新生代女攝影人》攝影作品展的方敏兒笑着說：「很久沒有純女子攝影展了，這會是個開始。希望透過展覽，令人知道香港也有女性攝影人，也希望別人有不同角度看攝影。」

撰文：歐嘉慧 攝影：陳偉民（訪問圖片）

除了攝影紀實和商業用途外，香港的攝影藝術，對比其他國家而言，其實還在起步階段，拍需要談到女性攝影的特色和風格，實在有點兒過早。但是，香港《媚觀·世音》攝影展覽的參與人一般，從女性敏銳細膩的情感創作影像，以不同一代的姿態再攝影，這會是個多元化的嘗試。繼《媚觀·世音》展覽其中四位新生代女攝影人談她們的參展作品，和對攝影的觀點與角度，你難以不好奇。

從影像了解自己

姓名：方敏兒
身分：海峽博物館副館長，pH攝影運動及 Dislocation 成員



攝影師出身的方敏兒，曾參與數個攝影展覽，《媚觀·世音》是她首個獨自策劃的展覽。「修攝影的幾年，我不斷拍照，透過攝影，了解了自己。可是，我發

覺專業攝影未必適合自己，我比較喜歡做一些可以幫助人事情，而我專業可以幫助 artist 又多麼好，我很喜欢。」每每自己為了第一次策展而感到「好累」的方敏兒，除了策展外，她也是參與展覽藝術家之一。

「我不愛『攝影師』的『師』字，比較喜歡說『攝影人』，我想把專業讓開一點。我找來不同攝影背景的人，是希望透過她們的作品，讓人從不同的角度看攝影。如林麗慧，她以前畫畫，本身是 artist；賴偉康是攝影記者，純以攝影做工具，可是你會發現她們的作品完全迥異所有現實，她 construct 幻想的東西；至於黃淑淑、馮偉康和彭倩瑜，她們有專業攝影知識；而 Sandy 則是完全沒受過攝影訓練，但對攝影有興趣的女子，她把自己的作品放在 website，頗有代表性。」方敏兒強調說：「攝影是一個媒介，我不介意 pro 唔 professional。」

以參與及策展人雙重身分談論攝影的方敏兒，認為她們這一代的女攝影人所關

心的，跟上一代較關心社會層面的不同；「不能說現在沒有女攝影人拍攝社會性情的東西，一定有。而我希望透過攝影多跟自己溝通，然後再去看自己，我們或多或少會受社會影響才這樣想，所以不一定要去拍社會性情的影像。男性許多時候看較大的東西，女性比較細膩，正好我們七個參展攝影人的作品都較細膩，而我們的 generation 會看自己內心多一點。」

方敏兒把攝影訂為「媚觀·世音」，是因為她覺得「媚」很女性化，如女性的細膩觸覺和觀察；「我不喜歡用 feminist，但今次七個都是女子，我們都是真實的、無可否認的女性而已。Anyway，我可以下次換七個男人的展覽。其實許多事情都 mix 嘍，正如我有好多 elements 都似男人，就像一個男人嘍，gender 對我唔重要，就如聲音一般，這世代，人們以為他是女身而已。」方敏兒認為重要的，是自己怎樣透過攝影去觀看自己。

製造影像

姓名：馮偉康

身分：美國波恩萊斯藝術學院攝影系畢業生



「我是『爪哇』的高瘦型，英文靜靜，著你向她說話，她只會聽大喇喇聽，當你笑著跟她說話，她會小聲細細地跟她經濟地說。她的話，每每最小而耐人尋味。『我的影像似收集東西一樣，收集後才整理。我只拍攝自己認為『靚』的東西，比如我會拍拍地，拍得有點的無聊趣，又或是擺飾，從那些比較別致的東西。』高偉康喜歡作伴 fabricated 的攝影，就如她會擺佈一些小玩意，把玻璃機擺上天空後，再進行拍攝。「好多拍出來的影像，其實早已在我腦袋中形成，我只不過 set 定場景去製造影像。」她因此會在拍攝過程中，獲得預期的攝影效果，可是，有時她總會帶來不少驚喜。「我喜歡把這些堆積上去，而 post 定之後會發現跟對相挺相啱，可是，出眾的影像，瓶頸就落在相紙下部，而所得出來的效果，可能會更好。」

愛玩味影像效果的馮偉康，認為攝影與寫真一樣：「我們從小到大都有作文課這回事，但卻不會有寫真課的修飾，其實在寫作中，寫出一個好字眼，你可能會修飾一番，在攝影上，同樣道理。」十七歲開始在青少年文藝書地中心「寫真」拍攝攝課課程，馮偉康發現自己喜愛拍照。不久，她獲得青少年公開攝影比賽金牌後，於1997年參加多場。2002年開始，在小得而兩次獲最多攝影的高級中學，因為非常喜愛音響 band sound，所以開始易身工作，到英國去。「我 prefer 去 band 多過讀音樂理論，所以我發現攝影有很多空間給我發展，所以我去讀攝影。」這樣說，難道在英國不用讀攝影課的「不」不是，其實我已懶惰，不讀書。」而高偉康的，是在攝影作品展現自己的想法。

「攝影對每個人的作用都不一樣，正如有些人會拍為了娛樂看有照片，有人卻為了在電影中拿取一些東西而看電影。」馮偉康比手畫腳。



《Them, There》

我攝影，我存在

姓名：林慧潔
身分：攝影、錄像、聲音及混合媒介藝術家
2003年開始，為意大利藝術組合 AMAE 之主要合作伴。



到英國留學前，林慧潔喜愛繪畫：「我以前跟普通的藝術家一樣，分不清楚什麼是畫畫，我以為畫畫是藝術的一切。機緣巧合下，我接觸攝影。我現在這段段，原來畫畫已不再對我想要的東西，反而攝影卻能表達我。」

很多人說林慧潔的影像形式似 snap shot，細細碎碎而快速。「其實我的作品 more than that，我希望 catch 不同 moment 的東西，幸運地，我常旅行，騎馬風動，我當然不只拍風景照或個人獨照那麼簡單，所以攝影很 media 更適合我。」

林慧潔的確很喜歡影像，現在很少畫畫的她，不是拍照就是製作 video。正如 she 自己承認的，她有點自戀，除了 snap shot 形式外，她的攝影作品，大部分是在某種環境中的自拍照。「我把自己放在

相中，證明自己曾在那地方出現。以前，我常以為自己之所以影自己拍自己，會令自己從相片中認識自己。所以你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，在相片裏顯的你便是這樣的人。但這其實不太真實，因為可能你畫畫一兩幅菲林裏面 36 張底片，只有一張我最「靚」，於是一輩子我只看這一張，而這張照片表「不變」的我，可能不是真實的我。」

「我相信這年代已沒有 feminists 了，就算有，都是 pro-feminist，這時



《女子理髮師那裏去了？》

候，我不會 aware 自己是一個女性，而是我怎樣把自己擺在這世界裏 present 給人看。這種 present，不是把自己 present 得靚靚，而是要表達我與世界的拉扯關係，與我存在的關係。」

在多次攝影展中，林慧潔有兩張大型作品，兩張都以女子理髮店做主題。「以前有女子理髮店，現在卻沒有，要不全全是色情片，就是男女一起的理髮室。其實女子理髮室是一個建立女子 beauty、confidence、identity 的地方，如能深入看過究竟，會很有趣。我的照片左右對稱，我的影像投入不同的 situation 內，而我是女性，就這樣簡單。我們的作品從自己開始，但不等於只講及自己，身為 society 一分子，我的思考模式只代表社會其中一個人的思考狀態，當然地，我更希望我的作品能引發更多思考……」教授攝影理論的林慧潔，滔滔不絕。

結語

在香港這個以商業掛帥的社會，在歷史大環境的改變中，我們開始着重心靈、尊重藝術。由於工作，由於生活，在香港持續搞文化藝術的人確實很少，幸好，近年在經濟逆境中的香港，卻反倒冒出不少藝術的新力量來，正如現在搞藝術行政的王永傑所說，先不談搞藝術的專業性，這個新生代的女性攝影界是值得鼓勵的，它能夠從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和思考攝影。但在藝術家的立場上，王永傑強調：「在美術上，image 最重要。相片不需要



解說，影像的意義應該 more than the framing。」這些話，令人想起了美國攝影家 Lewis Hine 的話：「我如能盡所欲言，何須背起相機。」



尋找完美

姓名：Sandy (山地哈密瓜)
身分：藝術教育推動者、Y.M.C.A. 員工



Sandy 與其他參與是次攝影展的女子不同，除了到英國短期學習拍電影外，她對影像的認識是自學而來的。Sandy 投入藝術創作的過程，可放有兩項理據。在「落馬」工作時，她碰上的少年監獄教育課程，其課程令她下，跑去買一部「傻瓜」相機來滿足自己的好奇，發現自己对影像每敏越好得下，她又想拍電影，在沒有資金到國外長期進修電影的情況下，她迫與自費到英國進修短期課程。

「在美國讀書時，我發現拍單頁畫拍電影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我沒有那麼多錢拍，而且電影是一 crowd 人的工作，但很難永遠由一 crowd 人去講你想講的故事；當你獨立拍單頁，卻又交出很多人情。我不想為了拍菲林而拍菲林，而 DV 更菲林分別，我不拍。」然後，Sandy 發現了攝影。「原來用攝影拍相就可以拍攝到自己的東西。我偶爾看回自己拍下的照片時，我未必明白那時候自己想什麼，從這一對我看回照片時，我正在了解自己。無論如何，在每一分鐘每一刻所拍下的自己，都是那一部分的我。」

Sandy 喜歡把作品拍成一對對的影像。「我好像在找東西去 complete 自己，令自己完整。我有一種 formula 1+1=1，感覺正是那完整。我的作品就好像是 show 緊我在心路歷程中，尋找這東西的過程，有時找到，有時找不到。」

一直以「Fly me to the Moon」為主題，Sandy 以前多拍攝影像如月亮的街燈。「如果當我看到一對星和一個月亮在一起，我就感到好 complete。我會感到拍完影像，但我拍開時，並沒有想過去尋找一個完美的人生，可是，反過來想，其實從一盞盞以來，那在尋找這樣的東西，找一對對的影像，一種完整，一種完美。」



《女子理髮師那裏去了？》